

天人之際

本來無一物、何處染塵埃

念我　故友　許如眞小姐

楊福能敬拜

神，創造了絕美的宇宙！人，在被生下之後就開始扮「無」、「色」、「滿」、「妄」、「空」諸相中的角色，從恒古的蒼穹來看，人類進化的成果固然微渺，但就整個地球上的大生態而言，人類實在已到了滿、妄的地步，人眞的能得自由嗎？眞的透澈得了嗎？陰晴圓缺，多少是豁不去的執著？七情六慾，多少是抹不去的根性？而當林林總總的苦難沖刷著人類的靈性時，又能夠洗淨多少人性的鉛華呢？

生命一始於神奇的撲動！「僕」、「僕」……能與氧就經由方寸之地的縮弛而供給了極廣大的疆土，萬一這顆心有絲毫的缺損，令神醫束手、妙藥失效時，是人又將怎樣生存？「心如刀割」、「瞬間死亡」八個字，必伴著這個生靈由生至死，而如此殘酷無止的桎梏，會使任何生命有如風中殘燭，是人又將怎樣成長？

二十四年前某一個晚上，有一個新生命降臨到世上，從她被生下來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已馱負了這樣的重擔……

爲了扶養，呵護她從小到大，父、母親是如何的辛勞？在她未成長之前，這重擔全然壓在家長的心坎上，而且隨著她的成長日益鉛重，甚至在她大到懂得去恨，會去發洩時，父母親也都只能熬著吞受肝腸碎裂的痛苦，任由著她，更不敢露出絲毫的顏色……



難道她不該成長？是人就該成長！但是她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人，她該順著什麼樣的法則？生命的神妙，當主愛盈滿寸心時怎不衝透渾沌、盡掃陰霾？她終於奔動了！終於開拔了！

只是起步，她就已眞切地感到這種效命的奔赴和以往苟活的心情全然不一樣，有一股難以宣洩的喜悅直使滿心悸動一是成長，使人放下屠刀不再有恨；是成長，使人能體會到曾身受的愛。是理智，使人不再是肉體的奴隸；是感情，使人燃燄了許多的希望。從學校、從教會、從朋友……她的心智不唯在愛中完成了啓蒙，更奠立了行爲的模式，而經驗的邏輯也因而日漸成形，這時候，她堪也算是認識自己、不再迷失了。

幼蛹終會破繭而出，日熾的希望亦將如春火，火勢一旦燎開，怎不灼得這匹一步一喘的馬使盡潛在的力量放足絕塵飛奔而去！愈認識自己，愈飛奔得快！，理想的殿堂就更近了……直到有一天，她登進殿堂的大門，從此與殿堂合而爲一，再也分不開。

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艷陽高照，我心卓立」！如此美，如此堅毅！然而，再來的就艱深了，不是大刀濶斧，而是精雕細琢，宛如走到了極限，總覺得有一總掙不脫的束縛限囿著，漸漸地，她發覺她全部心志所投注的立足點，似乎是早就被決定了，而這一直就左右著自己的喜惡棄好，如此的準繩又衍塑爲自己的信念或眞理，就這樣地把杯子斟滿了，所以，站是站了起來，却也深陷了。

戰利品果能永遠盤據住征戰者的心靈？成熟的理智與感情正是智慧的溫床。一切希望，固源於人的感性，但因感情而生的迷妄最易結又最難解，理智愈成長就愈掙扎，勘不透，難消受，這次第又怎不是煩惱？「煩惱，蓋皆因執於無明之自我而生」！

正因爲每一步都謹愼、踏實，所以才會走到這一步，分不清是勘透或毀滅，反正愈是絕對的，現在就更否定與抹殺，而那最初的理想，曾幫助她，救活她，甚至幫助她打敗了夢中的直覺，引導她從無底的黑暗中走向光明，現則因著殿堂的逐漸幻滅，那夢中的直覺竟復活了，更深沉，也更高張，宣判了的絕望是否能經由人性中更多的掙扎而彌補呢？怕也更深更沈了！而那又厚又重的病歷本一頁頁地展開時，生、死雖相去極遠，却是糾纏成一團，只爲了要突破臼巢去重建更堅毅的昂然，這些竟都成了她必需去面對的最強的敵人了！偏偏這病痛與苦悶加上數不盡的牽扯，更隔離了有心人對她的眞正瞭解……然而，這樣眞對嗎？昔日信願的，使她增長愚癡，而今用智慧，却又增長邪見，就這一瞬間，吊索的顏色整個變了，



剎那萬變，令人昏眩得再感覺不出是否存身於吊索上了，著？色？空？

天地疾轉，黑夜漫漫，周遭的世界因恐被看透而開始毫不留情地狂颳，而「我」竟開始分崩離析了……

心上的刺，使她無法依賴或逃避，不得不與苦痛作最深的探觸，說什麼眞理、生命？活下去纔是最重要的！此刻她已完全飄蕩在狂颳的氣流中，載與沉浮了。也就在這難耐的煎熬中，她愈來愈深信自己原來並不孤獨，衆生的苦，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—在卑微的崗位上，在培養細菌的地方，冒著每一個細菌都可能致她於非命的危險，作長期的奉獻，長期的以殘破的肉體去印證最堅實的生命信念，而且是在心智的幻滅不能或執的時候……

精神與肉體經過這錯綜複雜的變化後，再不是生身以來所呈現的單純的對立，有正、有反，也有和了，而這種關係的改變，是否也會像當初吊索變色一樣地構成莫大的伐害呢？……

……這個「我」掏著另一個的心，却有一柄劍插在「我」的腦門上，彼此剜來絞去，分化出許許多多個「我」，有的匯合，馬上和別股衝擊，被蕩開的又立卽分裂，各自開闢新的戰場，如果我是無知，道德便來包容；如果我是道德，心性就來鞭剝；如果我是心性，眞理就來貫通；如我已附於眞理，却引來另一個我嘲弄我的無知，片刻前她還在這個我上，剎那後又變了，而每一個我都各自孕育著一種色相，一種生態，或是一個受盡牽扯却斬不斷的世界，究竟是爲什麼？愈想結愈多，愈解結愈亂，愈亂就有更多的「我」來參戰，而每次因我而生的希望，總會纏結成更難解的死結……那不容受絲毫牽扯的心臟，有如失韁野馬，狂奔於原始的征戰場，沒有方向，使得整個征戰場全在刀鋒上，任是何等剛毅的生命力都成了肉體的奴隸，這不堪的苦，漫漫的煎熬，只如一次次輪廻，熬出了陰晴圓缺，熬出了冷暖炎凉，而周遭無數漩渦匯合成一股極大的洪流，席捲了黑暗與光明，衝過渾沌，那常宿的根性終於顯現出它的本相了，就是它，包羅萬有！就是它，陰司一切！於是，伴著亙古的蒼茫「我滅」的絕響將整顆心鞭抽得更響、更痛、更絕決了……

哈！以「我」來打「我」，肉體成了戰場（Neurosis），以「人去打天，肉體變成了武器（Psychosis），是誰擁握著這把「兩頭皆截斷，擎天一寒劍」的武器呢？色相？生態？幻像？根性？絕對？相對？執？無執？這許多的我從何處而來？哈！「我」在那裏？「心」在那裏？善？惡？

「如果你只是個『人』，妳能有多少含蘊堪受得了這般的抹殺？『由眞起妄，返本歸眞



』，唯有經過妄想後的正覺，纔能體會得不再穿、脫的大自在與圓融。同一個我，同一份愛，同一次刼之所以救妳又害妳，因爲妳迷於相又癡於心——妳的成長固使衆生色相無不備於妳，然而，一切的存在蓋皆形於外而成於心，種種的心理機轉也隨著理智與感情的成熟而成了層層堅壁，使人無法明心見性，突破既是智慧所必需，如此又怎不滋生萬千刼滅讓妳受盡煎熬？藉著癡迷，使每一個我中的人性復活，藉著刼滅，又來洗淨人性中的鉛華，看！一因一成果，果又成因，如此繁衍不息，正是成長的「法」！那有絕對的呢？而妳那心上的刺，使妳在奔赴本相時無法運用「隔離作用」（ Isolation ），故而能與人同悲苦，不分人我，不分內外，這是最難突破的，在妳却不叉而解，可知道，人而有悲憫之心，返本歸眞之性，這就是道德，而從大悲大苦中所生的善行，不啻是雪中送炭，更是舍利結晶！何以說『本來無一物』？心動是一切業的根基，唯有超然物外的靈，纔是心的歸宿。何以要營營雕琢，勿使染塵埃呢？法海無邊，却需要大智慧與大定力去勘透，地球是圓的，我們的眼珠是圓的，要將心磨成一面圓的鏡子却往往要數十年。人，憑什麼去述說呢？離四句，絕百非，連我都不瞭解，還談什麼絕對？我站在地上看天，天是這麼遠，然而天地原來就已這般的和諧，從來絕對這字眼，都是因一時的沈浮中有『我』在，然而果能與這一脈刼滅苦痛同在，不就已在法海之中了？縱然還有牽扯，莫忘離開煩惱，便無涅槃，那又何妨日日勤擦拭？」

有一則公案，大意說：將一棵小樹栽種於窄頸瓶裡，樹天天長，終於高過瓶頂，這時候既要此樹大到參天，又要瓶頸完好如初，可能嗎？……我則難忘我的故友——杏林中典型，她將劍更深地往自己的心上插，却將更久更遠地獻到世人的心上……

後記：在23 期杏園中，我曾說朋輩們要爲如眞出紀念本，爲了某些原因，決定暫緩，等到適當時機，我們會儘速予以付梓，於此懇請知友讀者原諒。

爲了想更瞭解如眞，我曾把自己整個投注到她的思想領域，整整一年，惡夢、感動……也似這一年來自己的心路歷程，我終於理智地寫就本篇，也知道眞有不逮，但我已是全力以赴了。